

闻香识卉·花诗



桂花。(扇画)



菊花。(国画)

## 且以花香寄诗情

明清时代，是海南人文郁起的时代，教化日隆，进士、举人接踵诞生。在这股文化风气中，海南也出现了不少以诗文传名的女性，冯银、吴小姑、林淑温、黎瑜娘和苏微香等颇有名气，她们的出现，为海南诗坛增加了一份别样的温婉。

从女性的视角看花，以女性的柔情写花香，诗文里的海南花香也多了几分细腻可感。吴小姑是琼山人，家住高坡村，有一次她从海口所城回高坡村，经过琼山府城，看见满城的刺桐花开，红艳壮观，她即写下“那古刹，墙儿衬染都生色。艳阳天似火，伞擎霄，丹沙炼鼎，春已过三月。”细腻描绘了当时所见场景。

当吴小姑游览琼山玉龙泉，见清泉湖水，她写道：“新荷幽香通佛座，四面阴寒苔瓦。半幅村墟，阖家行乐，添几重佳话。”这新开的荷花幽香四溢，一面通向她们要去的佛座；当吴小姑前去祭扫先人，见到山脚下开着莹洁如玉的小花，她又写道：“琪花瑶草满山底，玉液飞空香味美。”

明末琼山还有一位传奇女诗人名为林淑温，她的诗作传下来的不多，其中有一首为《白菊》：

丰姿皎皎接东篱，贞白寒芳缀满枝。  
月朗霜明色共赏，冰肌玉质影难移。  
重阳山笛催秋节，五柳家庭送酒时。  
露滴幽枝通造化，铅华洗尽晚香宜。

林淑温以细腻的笔触写“露滴幽枝通造化，铅华洗尽晚香宜。”这时重阳已过，秋已深，但白菊依然冰清玉洁，它的香气来得晚，但这是一种洗尽铅华的香气，自有其高洁之处。

读史志，发现林淑温本身言行一致，心如白菊般高洁的事迹，让人不禁心头一颤。史志记载：“海寇掠其家，淑温碎首啮舌，骂贼而死。”面对强悍的贼人，她宁愿撞碎头颅，咬断舌头，也不愿与贼人妥协。

如果我们能摒弃封建社会的贞洁烈女视角去看林淑温的言行，怎么能不为这么一位言行一致、品格坚贞的女子所动容，她也正如她所写的“铅华洗尽晚香宜”。也正是许许多多有这样坚贞品格的中华儿女，塑造了我们不畏强暴、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。回

(本版照片均为资料图)



鸡冠花。(国画)



菊花。(国画)

## 琼崖诗词蕴花香

文海南日报记者 梁君穷 李梦楠

四季春常在的海南岛，少不了缤纷花色的装饰，无论初春还是腊月，琼岛城乡总是氤氲着花的芬芳。这边木棉花刚落，那头刺桐花又开，未及初夏小荷已露尖尖角，才又立秋菊香已弥漫。

四时花常开的琼崖，少不了文人墨客对花香的赞咏，无论是丘濬、王佐、钟芳、张岳菘等出仕为官的儒学大家，还是吴小姑、冯银、许小蕴等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，都以各自或豪放或婉约的诗词吟咏古时海南花色，也让琼崖诗词中氤氲了一道清雅花香。

## 琼崖迁客留香韵

花是古代文人墨客爱写的主题，花香却难写得出彩，香味难以用文字细微分辨，只有另辟蹊径方能不落俗。而说到与海南相关的文人，总绕不过苏东坡，苏东坡写花香自有一番功力。苏东坡有《海棠》一诗：

东风袅袅泛崇光，  
香雾空蒙月转廊。  
只恐夜深花睡去，  
故烧高烛照红妆。

诗中描述了这样一幅场景：袅袅的东风吹拂暖意融融，花朵的香气融在朦胧的雾里，而月亮已经移过了院中的回廊，只害怕夜深人静花儿独自开放无人欣赏，特意点燃蜡烛来照亮海棠的美丽姿容。苏东坡借朦胧的雾气来写花香，一下子便将摸不着看不见的香气具象，使人更易感知。

当然，遇到浓艳的花香，让人沉浸其中，苏东坡也便顾不得那么多手法了，白描往往更能直抒胸臆。

## 西江月·真觉赏瑞香(其一)

公子眼花乱发，老夫鼻观先通。  
巾飘下瑞香风，惊起谪仙春梦。  
后土祠中玉蕊，蓬莱殿后粧红。  
此花清绝更纤秾。把酒何人心动。

瑞香是中国传统名花，其树姿潇洒，早春开花，香味浓郁，因此而得名“瑞香”，颇受人们的喜爱，被誉为“上品花卉”。苏东坡在这里写道，当一阵轻风吹过，带来浓烈的瑞香花芳香，仿佛当年杨妃领巾上飘落的香气，这个芳香太浓烈了，竟然把正酣然入梦的人也惊醒。

同样被贬琼崖的唐代宰相李德裕也是一位爱写花的诗人，他在《谪岭南道中作》里就写道“不堪肠断思乡处，红槿花中越鸟啼。”在《春暮思平泉杂咏·芳荪》中，他更对花香进行了细致的描写：

楚客重兰荪，遗芳今未歇。  
叶抽清浅水，花照暄妍节。  
紫艳映渠鲜，轻香含露洁。  
离居若有赠，暂与幽人折。

芳荪是一种香草，开花则更加香怡人，李德裕借露水的高洁来写芳荪的清香，让这香气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味道，更与高洁的品格相联系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用的手法，看似写物，实则喻人的品格。

## 琼岛名士喜清幽

说起写花香的神来之笔，恐怕许多人都能想到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”唐代诗人于良史在繁星璀璨的唐代并不起眼，李杜等人的光芒似乎遮蔽了一切。

但当他捧起山泉，月影闪烁在手掌间；当他拨弄山花，香气渗透着衣衫。这两句写山中胜事，物我交融，神完气足。“掬”字，“弄”字，既写景又写人，既写照又传神，确是神来之笔，更把花香写得别出心裁，也营造出了一种月夜清幽之感。

清幽本是写环境清静幽深，常用于描述花香之词也是清香、幽香，好比在闹市之中品兰花，于暴晒之下闻桂树，哪怕气味没有变化，那感觉意境也是大有不同，品兰花应在幽静清雅之居所，闻桂香则在清幽月夜更为动人。

海南古代文人墨客众多，他们着笔的花香，也大多落笔在清幽二字。且看明代海南名臣王弘诲写《桂树》：

庭中有桂树，幽香向人发。  
何处觅瑶台，开帘坐秋月。

这里王弘诲写桂树香气，不仅仅是写桂树“幽香向人发”，更写出自己开帘坐秋月的场景，有了“秋月”的烘托，这里的桂树更为幽香。另一位明代海南大家钟芳也爱咏桂，他曾作《咏秋桂二绝》(其一)：

招摇指酉蝶蜂收，淡白轻红压众柔。  
一种清芬伴明月，莫言生处是南州。

在钟芳笔下，秋天的桂花颜色是淡的白、轻的红，饶是如此，却足以胜过许多的花色，而且它只是静雅地与明月相伴，他将琼崖的桂花写得清新淡雅。

另一位明代海南名士唐胄也作有《红鸡冠花》一诗：

花名不解作花妍，花似鸡冠像可怜。  
文帻偏妆丹点蜜，斗鍪再接血痕鲜。  
甘陪菊淡偕梅瘦，不惹蜂狂与蝶颠。  
岁晚朱颜谁更在，寒盟如此共年年。

鸡冠花本是红艳的、热烈的，在这里唐胄写它“甘陪菊淡偕梅瘦”，菊的淡雅、梅的傲骨都是我们所熟知的，这里他将鸡冠花与这些放在一起，更说它“不惹蜂狂与蝶颠”，看似“不香”，其实“真香”，自有菊与梅一般的清香品格。